

逃犯



● (法) 亨利·夏里埃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逃犯

〔法〕亨利·夏里埃 著

王国诤

王霞

译

陕西人民出版社

逃 犯

〔法〕亨利·夏里埃 著

王国民 王 震 译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131号）

（陕西）8801 西安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毫米×1168毫米 32开本 18.75印张 0.55元 401千字

1988年9月第1版 1988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6000

ISBN 7—224—00303—4/Ⅰ·81

定价：0.60 元

目 录

引 子	(3)
第 一 章 走向毁灭之路	(7)
重罪法庭	(7)
附属监狱	(12)
冈总监狱	(30)
第 二 章 去服苦役的路上	(42)
圣一马丁—德雷	(42)
去苦役犯监狱	(59)
圣一洛朗—杜—马洛里	(66)
第 三 章 第一次逃跑	(77)
逃离医院	(77)
鸽子岛	(90)
关键之行	(107)
特里尼达	(117)
第 四 章 第一次逃跑 (续)	(127)
特里尼达	(127)
新的征途	(137)
库拉索岛	(143)
里奥阿恰	(155)

	逃离里奥阿恰.....	(162)
	印第安人.....	(168)
第 五 章	文明世界.....	(200)
	圣玛尔塔监狱.....	(200)
	圣玛尔塔.....	(219)
	巴朗基亚的潜逃.....	(235)
	重返苦役犯监狱.....	(256)
	蚂蚁食人.....	(262)
	食人逃犯.....	(267)
	审判.....	(273)
第 六 章	拯救岛.....	(277)
	到达海岛.....	(277)
	监禁.....	(286)
	王子岛的生活.....	(312)
第 七 章	拯救岛 (续)	(344)
	墓中的木筏.....	(344)
	第二次监禁.....	(373)
第 八 章	重返王子岛.....	(387)
	水牛.....	(387)
	暴动.....	(395)
第 九 章	圣·约瑟夫岛.....	(425)
	加尔波尼里之死.....	(425)
	疯子潜逃.....	(437)
第 十 章	魔鬼岛.....	(458)
	德莱福斯石凳.....	(458)
	逃离魔鬼岛.....	(472)

	荆棘丛中.....	(486)
第十一章	告别监狱.....	(516)
	华人潜逃.....	(516)
第十二章	乔治敦.....	(523)
	在乔治敦谋生.....	(523)
	我的印度家庭.....	(538)
	饭店和蝴蝶.....	(543)
	竹屋.....	(550)
	离开乔治敦.....	(556)
第十三章	委内瑞拉.....	(565)
	依拉巴的渔民.....	(565)
	艾尔多拉特监狱.....	(570)
	终获自由.....	(587)
译 后		(595)

献给委内瑞拉人民

献给巴里亚海湾朴实的渔民

献给一切文人、军人及所有使我有幸死
而复生的人

献给我的妻子、挚友丽达

引 子

如果说，一位六十岁的“年轻人”在1967年4月的加拉加斯报纸上没有见到阿尔贝蒂娜·萨娜赞这个人的话，也许这本书就不存在了。因为，第二年，一场地震夺去了这位“年轻人”的生命。一颗闪烁着勇敢和快乐性格的黑色钻石消失了。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出版了三部小说，其中两部是关于自己越狱逃跑和自己监禁生活的，因而闻名于全世界。

这位“年轻人”名叫亨利·夏里埃。他从很远的地方来到这里，确切地说，从法属圭亚那的卡宴。仅仅是因为被指控图谋杀人而在1933年被判无期徒刑，应该说是判了死刑，他就流放到了那里。亨利·夏里埃——绰号为“蝴蝶”——1906年出生在法国阿尔代什的一个教师家庭，现已入委内瑞拉籍。委内瑞拉人民喜爱他的目光和在他犯罪的记录簿上的话语。他为摆脱地狱般的囚牢生活而潜逃、斗争了十三年。与其说是叙述过去倒不如说是对憧憬未来的描绘。

1967年7月，夏里埃去加拉加斯的书店，买了一本小说

《阿斯特拉加尔》^①，小说版权里十二万三千册的数目赫然跃入眼帘，他暗暗自语：挺好！可如若小姑娘能不辞辛苦地卖掉十二万三千册书的话，而我靠自己三十年的奇遇写出的书就可以多卖三倍。

言之有理，却亦应适可而止，况且自阿尔贝蒂娜取得成功以来，出版商的桌上已堆了十多部平庸手稿。因为，惊人的奇遇，令人无法接受的痛苦及不公开的内容都不一定能够成为一部好小说。还必须懂得把这些全部笔述出来，也就是说必须要有这样一种不公正的天赋使每一名读者可以看到，能够感到和体验到作者苦心写作的内容。

在这方面，夏里埃是走运的。他未曾想到过把自己的遭遇写下来。这是位实干家，满腔激情，热爱生活，性格宽厚，两眼流泄着机灵的光亮。而他那热辣辣的地中海口音又不那么悦耳，但别人却能一坐几小时地听他诉说。象所有出名的演说家一样，他掌握了叙述的本领。奇迹出现了：所有的人都明白这是一部极难得的文学作品题材。（他在给我的信中写道：我把自己的遭遇全部告诉你，恳请能够让一位作家把这些全部写出来）他不是在做，“似乎在和你说话”。人们都看见了，感觉到了，体验到了他所叙述的一切。遗憾的是，当他说到去囚牢的时候，恰巧到了转页的地方，读者只好中断片刻，但也不由自主地翻开新的一页。因而，此时就不是他继续自己的行程，而是读者本人了。

看了小说《阿斯特拉加尔》之后的第三天，他一口气写下了小说的最初两大章节。继而，他稍稍考虑了以后的一、二个篇

^①阿尔贝蒂娜·萨娜赞是该小说的作者。

章。对他来说，大概这些更有惊人的奇遇，从68年起，他继续天天写作。仅仅两个月时间，十三章便全部完成。

和阿尔贝蒂娜一样，他通过邮局在九月份将手稿全部寄给我。三个星期后，夏里埃到了巴黎。我和让-雅克·波维尔催促夏里埃将书稿交给我。

书稿是完全凭惊人的记忆写就的。字里行间洋溢着激情，但却也有法文语言不尽人意的地方。我并没有作大的改动，仅仅在标点符号、某些过于晦涩难懂的西班牙词、句的意思不明及稿中出现的在加拉加斯通行的一些口语表达正规化上做了一些工作。

就准确性来说，我个人保证与原稿一致。这以后，夏里埃两次来巴黎，我们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在一起度过了许多个日日夜夜。显然，现在叙述三十年前发生的事情，某些细节上出现的模糊或淡忘，只有靠记忆来修正了。这些都无妨大局。实质上，只要查证德韦兹教授的专著《卡宴》便可知道夏里埃既没有夸张监狱的真情，也没有任何炫耀自己的地方，事实却恰恰相反。

我们原则上改动了囚犯、看守及司法部门官员的姓名。本书语言并不是攻击某个人或某些人，而在于把一类人或一个世界纪录下来，因而书中的某些日期是准确的，更有一些仅指出一个时期，一个阶段，这已足矣，夏里埃没有写一部历史性小说的意愿，只是想把自己亲身经历的鲜活事例严肃地讲述出来，这似乎是一个异乎寻常的人的业绩。他断然拒绝了在一个社会当然保卫自己，与无赖做斗争和一个与文明民族称号不相符的镇压之间的蛮横无理而进行斗争的经历。

在此，我要对让-弗朗索瓦·里韦尔表示谢意。他迷上了

这部小说，且是它的最初读者之一。里韦尔非常乐意地指出了
古今文学之间的关系。

让-皮埃尔·卡斯多

第一章

走向毁灭之路

■重罪法庭■

重重的一记“耳光”使得我十三年才醒悟过来。的确，这记“耳光”非同小可。这么多人给我当头一棒，我，全然懵了。

1931年10月26日。早上八点钟，他们把我带出囚房。我在巴黎裁判所附属监狱的这间囚房里已经呆了足一年了。这天，我把胡子剃净，穿着整洁挺刮的衣裤。这身衣服给我添了不少风度。雪白的衬衫上扎了一个淡蓝色蝴蝶结，也给这身装束增色不少。

我已经二十五岁了，可看上去却似二十岁。见了这身“绅士”打扮，监警稍稍放慢了脚步，对我彬彬有礼。他们甚至解下了我腕上的手铐。五名监警和我共六人坐在两条板凳上，屋里空荡荡的，什么也没有。外面，天空阴沉。对面的那扇大门直通法庭，因为，我们现在巴黎塞纳法院。

不多久，我将被指控犯了谋杀罪。我的辩护律师雷蒙·于

贝尔迎面走来向我致意：“没有任何有力证据控告你，我相信我们将被告无罪，我们将……”我听了，不禁笑了笑。可以说，现在于贝尔在法庭上也成了被告，受到判决，他也该受到制裁的。

一位书记员推开房门，请我们进去。四名监警直立地站在二扇大门旁。在一名看守的陪同下，我走进大厅。气氛截然不同，静穆骇人的大厅里布置得血红血红，从地毯、窗帘一直到法官的长袍。片刻，这些法官都该发问了。

“诸位，开庭！”

从右侧大门鱼贯走进六个人。首席法官和五名法官个个头顶直筒无边高帽。首席法官到中间讲台停了下来，左右分坐了他的一些陪审员。

大厅里寂然无声，大家都呆立着，我也笔直地站在那里。稍顷，“哗”地大家都坐下了。

首席法官肉乎乎的脸上，颧颊粉红，神情冷峻，二眼直盯盯地看着我，一丝表情也没有。他叫伯樊。待会，他将公正地主持辩论。他的态度告诉大家，作为职业法官，他根本就不相信证人和警察的诚实。的确，他对那记重重的耳光不负任何责任，所不同的是他利用了这记耳光行之于我罢了。总律师是布拉德尔法官。所有出庭法官都见他怕三分。他有“断头台第一供应站”和法国及海外惩罚大王的恶称。

布拉德尔是公诉人。他毫无人性，是正式的控告人。他就是法律，天平则是由他来掌握控制的，他将竭尽全力使天平倒向自己一边。他少许低垂眼皮，一双座山雕的眼睛居高临下，狠毒地盯着我。他常以自己一米八〇的个头引以为荣，加上坐在主席台，目光可从上直射下来。他摘下直筒无边高帽放在面

前，而那身红色长袍依旧披在身上，两只网球拍样的手掌撑持着上半身，手指上的金戒指又告诉人们他已经成婚了。在他的一个小指上还套了一只闪闪发亮的马钉环圈。

他向前挪挪身子，把我看得更加仔细，那神情似乎在说：好小子，想从我手里溜掉，那就大错特错了，瞧瞧我的二只手并不是猛禽的利爪，可在我脑袋里的利爪却足以把你全部肢解。律师们都见我害怕，在法官的眼里，我能够成为危险的总律师，那是因为我从未放过一个到手的猎物。

“我不想确切知道你是罪犯还是无辜的。我只是应该利用一切对你不利的因素，比如，你在蒙马尔特流浪的那段生活，警察局提供的证据及警察对你的控告。仅凭预审法官收集整理的这堆恶心的材料，我就能足以让法官将你从社会上清除掉！”

这一席话，我似乎听得真真切切，除非我是在做梦。因为这个“食人魔王”确确实实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被告，老实点吧！更别想为自己辩护了，我将把你推向‘毁灭之路’。”

“但愿你别信这些法官了，丢掉幻想吧！这十二个人什么也不懂。”

“瞧瞧你面前的这排人，你可看得清清楚楚的。这些人从老远的外省挤到巴黎干起这份闲差事。他们不是小资产者就是退休人员，再不就是商人。用不着把他们向你描绘一番，你难道也不想让他们这些人知道你二十五年的生活，知道你在蒙马尔特的流浪生活吗？对他们说来，毕加尔和白色广场就是地狱，所有靠夜间游逛生活的人都是社会的敌人，这些人都该受到塞纳重罪法庭的审判。当然，我也告诉你，他们也受够了处于小资产者狭小社会地位的罪。”

“而你却来了，年纪轻轻，又漂亮。你也想对了，我把你描绘成蒙马尔特深夜的大流氓是毫不费劲的事。这样的话，开始，我将使这些陪审员成为你的敌人。今天，你穿得过分讲究了，你应该穿着谦逊地到这里来。你可犯了一个策略性的大错。你难道没发觉他们都在嫉妒你的这身打扮？而他们都是一身撒马利亚^①人穿着，即便做梦也从未想到会穿上一身裁缝定做的衣服。”

上午十点钟，该开始辩论了。面前有六名法官，其中一位检察官气势咄咄逼人。他将不择手段地尽其权力，尽其才智去说服十二个家伙相信我不仅是个罪犯，而且只有囚禁或上断头台才是今天的裁决。

他们就要对我谋杀蒙马尔特流氓帮的一名告密人进行判决。论据没有。然而，那些被发见罪犯而每次都能晋升的警察都一口咬定，我就是罪犯。他们提不出确凿证据，就称已掌握了不容置辩的秘密佐证。他们找来了一位名叫博兰的证人，而这位博兰在奥尔弗尔街灌制的录音唱片就将成为起诉的最有力的证据。鉴于我坚持说不认识这个人，首席法官毫无表情地问我：“你是说这位证人在说谎。那么，他为什么要说谎呢？”

“首席法官先生，如果说自我被捕以来，我度过了许多不眠之夜，这倒不是因为杀了罗兰·勒贝蒂而感到自责和愧疚，这原本就不是我干的。我始终在思考促使这位证人肆无忌惮地对我进行控告的动机。而每当控告难以成立时，这位证人又总凑出些证据维持原告。首席法官先生，我终于得出了结论：警察当场抓住了这位重大犯罪的犯人，尔后，他们就和这个罪犯进行了一

①巴勒斯坦中部古地区名和古城名。——译注

场交易，只要你把责任推卸到蝴蝶身上，他就会被释放。”

我无法相信这是真的事实。法庭上的博兰并未定罪，显得是那样诚实，几年后，他因贩卖可卡因而被逮捕并被判刑入狱。

于贝尔开始为我辩护，但他不是检察官的对手。唯有情绪激烈，气愤之极的布费和不能自圆其说的检察官对峙了一会，唉，没有多长时间，布拉特尔凭借机智很快在这场决斗中占了上风。可笑的是他还把在座的陪审员夸奖一番，这些陪审员受宠若惊，为能够和法官们同等对待而洋洋得意，也为能够成为这位显赫人物布拉特尔的合作者而暗自欢喜。

深夜十一点钟，一盘棋赛终于结束，我的辩护人个个神情忧郁地败下阵来，而清白无辜的我却受到了判决。

代表了法国社会的代理检察长布拉特尔刚刚在他的一生中又清除了一位二十五岁的青年人。不打一点折扣，随着伯樊首席法官干巴巴的叫唤声，一份丰盛的饭菜端到我面前。

“起来，被告！”

我站起身，整个大厅静悄悄的，我屏住呼吸，心跳得更快了。陪审员有的呆望着我，有的又不无愧疚地低下脑袋。

“被告，除在杀人动机没有作答外，陪审员对所有的问题都作了肯定的回答。你已被判无期徒刑。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我依然如故，并没有作出强烈反应，只是将手扶的被告席栏杆抓得更紧了些。

“首席法官先生，我有话要说。我确实是无辜的，我已成为警察阴谋诡计的牺牲品。”

从法庭旁听席上传来了几声窸窣窸窣的说话声。那里坐了许多漂亮、入时的妇女。我对她们平声静气地说：